

李维加 著

时光战士

怕怕龙



之

空中花园



山西经济出版社

时光战士 怕怕龙



空中花园

SHIGUANGZHANSHIPAPALONG
ZHI KONGZHONGHUAYUAN

李维加 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

责 编：王宏伟
复 审：张慧君
终 审：李肖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中花园/李维加著.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3.6

（时光战士怕怕龙）

ISBN 7-80636-671-7.

I. 空... II. 李...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1143 号

时光战士怕怕龙
之

空中花园

李维加 著

*

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铁三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187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

ISBN 7-80636-671-7

G·053 定价：12.00 元

内容提要

三千多年前,中国商朝末年,外星“花萼星”人就曾驾飞船拜访过地球中国,带走了当时中国所有甲骨文文献资料。3096年后,公元2050年,他们又一次来到中国。不幸的是,飞船电脑系统所设定的“特殊密码”——商朝人祈神用的一句“神秘咒语”——迷失了,飞船迫降于笔架山,无法启动。“芯片人”获得消息后,立即出动,欲劫持飞船,实现其罪恶目的。为帮助外星友人,怕怕龙、齐娅“回到”商朝,公元前1046年,全面搜寻,寻找“密语”……

目 录

第1章	夜登笔架山	(1)
第2章	“四害”飞来了	(23)
第3章	“涂垢器”	(41)
第4章	“豪迈国王”	(58)
第5章	旷野飙车	(72)
第6章	寻访姜子牙	(88)
第7章	武松打虎	(102)
第8章	大祈雨	(118)
第9章	沉睡的爱	(132)
第10章	飞蚊曹依娜	(154)
第11章	鬼葫芦费仲	(179)
第12章	七重宝柜	(199)
第13章	鹿台	(213)
第14章	人质	(233)
第15章	天与地	(251)
第16章	在水一方	(274)



第 1 章

夜登笔架山

第 1 章
夜登笔架山

世界上有两种友谊最可贵，一种发生在青少年之间，一种发生在经过生死考验的“战友”之间。前者如林间的清风，荷上的晨露，松枝的白雪，最是一尘不染清纯净洁，值得人一生珍藏；后者是洪水过后的山岩，登山队员插在珠穆朗玛峰顶的旗帜，居里夫人从一吨沥青里提炼出来的几克镭，百炼成钢，值得信任。

怕怕龙、齐娅进入 2050 年代，和何首乌、啄木鸟一起，经过惊心动魄的搏斗，粉碎了宇宙帮主派去的四名“芯片人”欲破坏秦陵的阴谋，四人之间结下的友谊，兼有上述两种友谊的性质，那样的动人，那样的让人留恋，以致怕怕龙、齐娅二人几乎都不想走了，一如《西厢记》里说的，道一声离别，叫人失魂落魄，当时人就瘦了一圈儿，连胳膊上的手镯子都戴不住了。齐娅倒是没戴镯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那样消瘦了，



而心痛如针刺，脸色苍白，难过得连眼里的泪水似乎都得了痴呆症，如汛期的洞庭湖，憋了满满溢溢一眼，却就是不掉出来，一似巢里的小燕子，伸头探脑，不肯离窝。

怕怕龙看到这种情形，忘了自己的难过，急忙去安慰齐娅，啄木鸟则紧紧偎在何首乌身上，好像这样就能减轻即将来临那最后时刻的轰击。

没有言语，怕怕龙拉着齐娅，面对着何首乌、啄木鸟，半步半步后退着，后退着……

而双方之间像有一根看不见的橡皮筋儿，拉开的距离越大，两端承受的拉力也越大，当拉力达到心理极限的时候，心的手稍一松劲，嘣！四个人子弹发射似的，不顾一切，回奔到一起，手连着手，脚卯着脚，围作一圈，绝似四川大邑县《刘文彩收租院》的一组雕塑，啄木鸟与齐娅低着头互相对视着，何首乌把头扭向一边，怕怕龙则窈娥似的仰望天空，所有人脸上挂着一溪清泪。

夜深沉，万籁俱寂，星光黯淡。

天宇深处，有一光点像河灯似的，缓缓移动。起初，怕怕龙并没在意，也无心注意。

那光点却越来越大，明显是在向着地面降落。

不过是飞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怕怕龙继续他的难过，旧的眼泪风干了，又涌出新的眼泪，也不去擦，任凭其在脸上沧海横流，流向腮边，流向嘴角，渗进嘴里，钻进心里。

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也许几十秒——怕怕龙不知道，那光点已然变作一个大光环，有磨盘那么大，闪着白光，俯冲



下来,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飞碟!”怕怕龙暴喊一句。

晴天霹雳,四个人同时惊呆了,忘了一切——包括刚才还在进行着的那掏心挖肺、肝肠寸断的别离的难过,变作了四个树桩子,大张着嘴,一眼盯着天上那不明飞行物。

下来了,下来了,近了,近了。形状像一只放大的橄榄球,两头尖尖,中间一个大肚子,周身闪着银白色的光亮。在离地面几百米的高空,飞行速度放慢了,或者说不像是在飞行,而是在滑翔,飘飘的,朝山那边滑去,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消失在山峰的背后。

四个人,互相对视着,谁也不说话,像中了魔咒,被什么无形、巨大的力量禁住了。

好半天,不知谁先开的口,轻轻叹息一声,说:“啊,那就是飞碟!”

这一声打破了禁锢,大家立即热烈地讨论起来,如树上的麻雀,噤声过后突然暴吵起来,哇啦哇啦,发洪水一般。起先都认为是外星人的飞碟,接着又觉得不对,认为该是人类的什么飞行器,也许是在搞科学实验,也许是军方在执行什么特别任务;接着又否定了这个结论,认为还是外星人的飞碟对,而不是人类的飞行器,不然,那么巨大一个飞行物,飞得又那么低,而却为什么没发出一点儿声响呢?试想,就比如说我们人类设计的直升机吧,如果飞在那个高度,其发出的噪音将会震耳欲聋!再说那外形,又是那么奇怪……

取得一致意见后,麻雀们突然噤声了,好像再没有什么好





说的了。

慢慢,何首乌第一个重新泛起话来,幽幽地说:“外形倒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没见过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多着呢!巨大飞行器而不发出声响是个问题,就我所知,目前我们人类的科技水平,还达不到能造出这样的飞行器的程度。但问题是,问题是,难道你们没注意到吗?那飞行器上明明写着一行字的——像是汉字,却又不像……”

怕怕龙脱口而出,说:“那是甲骨文,我专门认过的。”

“没错,是甲骨文,是汉字的老祖宗!”啄木鸟肯定地说。

齐娅立即附和:“是的是的,我在一幅书法作品中见过的。”

这一可说是惊人的“发现”,立即又开辟出谈话的一个新领域,麻雀们跟着又暴吵起来,一个个抢着说话,数不清的话语噼哩啪啦被抛向空中,话语与话语之间互相撞击,在空中爆炸,余音带着火星散落下来,激动人心,抛出的话语更多了,那情景,整个一副元宵节放烟花的景象。

但不论吵得多凶,说出的话可拉几大车,问题终归是问题,没有解决,即:为什么明明现阶段人类还造不出来的那个飞行器,上面却明白无误写着一行汉字——甲骨文?难道说大家活见鬼,是“幽灵”出现了——那三千多年前的商朝人的“幽灵”出现了不成?

幽灵不过是一种说法,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除了这样的荒诞“说法”,又能给予怎么样的合理解释呢?实在想不出来!



麻雀们又同时噤声了。不过这一次没有沉默多久，怕怕龙跳起来说：“嗨！我说朋友们，我们何不亲自去瞧瞧呢？”

醍醐灌顶！一句话提醒了懵懂人，大家恍然大悟，一击掌，说：“对，我们现在就去，看个究竟！”

说走就走，四人一起上车，何首乌驾驶，一阵风，朝山里疾驰而去。

不知道谁起的名字，山名叫笔架山，远远望去，那山峰真跟一座笔架似的。

汽车刚开到山脚下，何首乌突然停车，回头对三人说：“不行，这山方圆有几百公里，山里密布原始森林，咱们就这样进去找，大海捞针，找到下个世纪也不会有结果的。”

一句话提醒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呆了，不知该怎么办好。

啄木鸟只有逼何首乌，说：“那你就赶紧想个办法呀？咱们总不能中途放弃呀？何首乌！”

齐娅也急切地说：“放弃就太可惜了，这么一个千载难逢了的机会。”

怕怕龙楞在那里，好像陷入深深的沉思，什么也没说。

何首乌想了想，又像是对大家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嗯，用电磁监测器，兴许就能测出它的方位……”

啄木鸟截住：“什么？电磁监测器？”

何首乌不答，继续说自己的话：“那航天器，里面一定有着复杂的仪器设备，有仪器，只要工作着，就会发射出各种电磁

波，只要发出电磁波，就能测出它的方位，就一定能找到它。对！就是这样。”说到这里，何首乌忽地推开车门，跳到车外，愣了一下，又重新钻进车，对众人说：“错了，不是我下车，是你们下车。你们，都下去。”

“干吗？”啄木鸟代表大家问道。

何首乌头也不回，一边发动车一边答：“去拿监测器呀！”

“到哪儿拿？”啄木鸟又问。

“哎呀！我们实验室就有的吗！快快，你们下车。”何首乌心急火燎地说。

三个人于是踢踢腾腾迅速下车，何首乌箭一般开车驶去，刚开走有几十米远，突然停住，又箭似的倒车回来，头伸出车窗，对啄木鸟说：“啄木鸟，你带大家到小木屋去——就是上次咱们野营露宿呆过的那个小木屋。不要乱走，这荒山里，夜深人静，有野兽出没，你们一定要小心！”

啄木鸟说：“知道，你放心吧。你自己开车也要小心，快去快回。”

何首乌答应一声，开走了。

啄木鸟回头挽起齐娅的胳膊，看着怕怕龙说：“走，咱们走。”

荒山，深夜，小木屋。这一切对齐娅来说，实在太新奇、太浪漫了，热血奔涌，激动得浑身打颤，心都要跳出来了，紧紧挽着啄木鸟，头贴在啄木鸟耳朵上，脚下乱扑腾着往前走，连节奏都乱了。



是啊，这世界太博大太博大，风景太多太多，人生的黄金时期——少年时代实在太短暂太短暂，能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这样奇妙的一次旅行，实太幸福太幸运，那将会是一生中心灵的珍贵收藏，千金难买。

怕怕龙则一直闷声不响，跟在后面，他心里想的是另一套：那标着甲骨文字的飞行器——极有可能是航天器，文字明明是人类的文字，而飞行器本身却明明不是人类的产品，这两者怎么也捏合不到一起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怕怕龙本能地感到，这其中必有一个惊人的大奥秘，那么它又会是怎样一个奥秘呢？想到这里，怕怕龙的心如有一只小猫在里面抓挠，奇痒难耐，恨不能回首乌马上就飞回来，带着监测器，他们马上就找到那降落到山间的不明飞行物，看个究竟。

这样想着，怕怕龙越走越落后，啄木鸟与齐娅几次停下来，喊怕怕龙，怕怕龙充耳不闻，一如既往，牛顿思考“苹果问题”似的，一如既往踱着方步慢腾腾地在后面走。走着走着，抬头一看，啄木鸟与齐娅正笑咪咪地望着他，怕怕龙猛地惊醒，不自然地笑了，吭吭哧哧说：“你们……这是……在等我吗？”

齐娅笑着嗔道：“不是在等你在等谁？总不会是在等野狼吧！”

啄木鸟接着说：“怕怕龙，平常数你蹿得快，今天是怎么了？人家是‘跟春天有个约会’，你该不会是‘跟野狼有个约会’吧？”

说着，两个女孩放声大笑。

怕怕龙越发不自在起来，奋起反击道：“笑什么笑！若是野

狼真的来了,看你们还笑!那时你们就该哭也哭不出来了,还得是我怕怕龙来拯救你们!”

“就凭你,怕怕龙?”啄木鸟更笑,“你还是老老实实快走,跟着我们早点赶到小木屋,找到‘安全岛’,咱们一块儿安全吧。”

怕怕龙心知啄木鸟说得对,但作为男孩遭到女孩嘲笑——不论对方笑得对还是不对,总归心里不是滋味,面子上别不过来。情不自禁犟起来,面红耳赤说:“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去你们的‘安全岛’安全去,我一个人待在这露天野地,如果野狼真想拿我做点心,我也认了。你们俩走吧,只保护好你们自己别做了狼的点心就行!”

“哟!哟!怕怕龙——”啄木鸟紧追不放,“你的肉是铁皮?骨头是钢筋?整个人是钢混结构,作不得狼的点心?告诉你,这里不止有狼,还有野猪、金钱豹、獾,其中任何一位美人儿来跟你约会,保证都把你亲到它们的肚子里去!”说着又笑起来,“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我们走,别逞英雄,既然你一不是武松,可以打虎,二不是孙悟空,可以钻进妖精的肚子里。”

最可恨啄木鸟说得句句在理,无可反驳!这使怕怕龙尤其不能忍受,一急,缩性一屁股坐到草地上,气狠狠说:“要说到这儿,我还真不走了!我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咱明儿早起见分晓。你们俩走吧,别管我!”

啄木鸟听语气不对,弯下腰,笑笑说:“哟,怎么,恼了?男子汉?”

齐娅最不喜欢怕怕龙这种无原则抬死杠的脾气,心里同



时确不放心他的安全，推开啄木鸟，黑虎着脸教训怕怕龙道：“怕怕龙，你这叫不懂人事！你一个男的，我们两个女的，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你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组织大家做最合理、最应该做的事，你倒好，反而扭捏作态，耍起样子来了，德性！”说完拉起啄木鸟，“走，咱们走！”

怕怕龙耍性子耍脱了，怪没意思的，待齐娅和啄木鸟走出去几步，跳起来，追上去，嘻皮笑脸说：“看把你们急的！明白了吧？没有我，你们女生就是不行！好，我来了！”

“去去，一边去！”齐娅把脸甩到一边。

啄木鸟笑着说：“牵着不走打着走，挨一顿训舒服了？”说着刮一下鼻子，“臊！臊！”

怕怕龙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嗨！我已经习惯了，谁叫自己是个男的来？男人天生就得吃苦耐劳，孟子先生早就说过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手舞足蹈，不亦乐乎。

啄木鸟一个劲乐，齐娅仍沉着脸，眨了怕怕龙一眼，斥道：“别耍贫了，小心闪了你的舌头！”

在亲近的人之间，常常，和解是通过责备来表达的。

怕怕龙听出来了，齐娅已经原谅了他，心里踏实下来，不再夸张作态，而是三好生跟着老师去见校长似的，小心翼翼跟在后面，连脚步都不迈错半步。

啄木鸟发话了，问：“怎么回事，怕怕龙？怎么没声儿了？”

“刚才不过是逗你们玩儿吧。”怕怕龙解释道，“这山里太寂静了，我所以给它加点儿喧闹。”

“嗯，有道理。”啄木鸟用手一指，“这不，到了。”

怕怕龙、齐娅抬头一看，只见路旁丛林中立着一座小房子，夜色中，黑糊糊的，若不是有人指点，即使到了近前，也看不出来的。

啄木鸟前面走，开了门，进屋，啪！扭亮电灯，回头招呼二人：“来，进来吧。”

怕怕龙、齐娅大为惊奇，齐声说：“哇！这山里也有电？”

啄木鸟无所谓地点点头，小心把门关好，说：“坐吧，想躺一会儿也可以。”说着自己先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齐娅端详着整个屋子，说：“这屋里用具还挺齐全的，桌子、椅子、还有床，哇！还有水桶、暖瓶、杯子！”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啄木鸟，“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干什么用的？”

啄木鸟拉齐娅坐在自己身边，说：“护林人巡山时用的，游人也可以进来歇脚。像这样的屋子，整个笔架山还有好多，差不多每隔几十公里就有这么一座。”

怕怕龙问：“那么这电是从哪儿通进来的？没看见有电线呀？”

啄木鸟说：“太阳能，就在屋顶上，天亮后你就看见了。”

齐娅、怕怕龙心里又新奇，又羡慕，正要又问什么，只听屋外传来一声尖厉的狼嚎，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呜——呜——

齐娅不由打了个冷颤，顿时，感觉屋里的空气变得阴森起来，连电灯光都显得有些黯淡了。怕怕龙也变了脸色，本能地蹿到门口，伸手摸摸门栓，看销好了没有。接着感觉有些失态



——有失男子汉的风度，遂佯装趴在木板门上朝外望，一边问：“这就是狼嚎吧？怎么看不见狼的影子呢？”尽量控制声音，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好像问的不是狼，而是野兔、山鸡一类小角色。

啄木鸟嘲笑说：“看不见你可以出去看呀？你不是跟你的亲爱的狼‘有个约会’吗？她找你赴约来了，快去吧！”

怕怕龙回过身来，见啄木鸟、齐娅都望着他，眼里含笑，等着他回答。

怕怕龙于是自嘲似的说：“算了，今天我就不接见她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必须养精蓄锐，保养精神。”说完加一句，“虽然无情未必真好汉，但大丈夫也不能太儿女情长，否则将一事无成。”

啄木鸟哈哈大笑，说：“哟哟哟！怕怕龙，你可真能抬举自己啊！”

啄木鸟的笑声缓和了屋里的气氛，齐娅感到好多了，低声说怕怕龙：“不害羞！”

就在这时，又传来几声狼嚎，啄木鸟把齐娅紧紧搂在怀里，笑着说怕怕龙：“不行的呀，怕怕龙，你的情人太执著，看样子不找到你决不肯罢休，你最好还是去一趟吧，要不吵得我们也受不了。”

怕怕龙看到齐娅害怕的样子，无心再与啄木鸟逗下去，连忙换个话题，说：“何首乌该回来了吧？走了有一会儿了。”

啄木鸟抬起手腕看看表，说：“刚走了半个小时，起码还得半个小时。”